

当代学生良序公共生活的匮乏及构建途径

——基于学校公民教育视角

■高峰青

摘要:公共生活是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以促进公共意识、公共事务和公共道德品行养成的公民实践交往活动,学生公共生活的匮乏容易造成学校公民教育的关系性存在缺失、互联网时代学生微公共空间意识和公共性的弱化、消解公民教育的文化亲密性。学校公民教育应立足建构全域的社会公共空间,使学生公共生活与全域的社会公共空间形成有机联系,通过激活学生公民身份解决公共表达和个体话语表达的冲突,重视国家历史和儒家立场的公共生活经验对学生文化情感的形塑,促进学生社会情感和社会共识的达成。

关键词:公民教育;学生公共生活;社会生活;文化亲密性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9)16-0040-04

公共生活是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以促进公共意识、公共事务和公共道德品行养成的公民实践交往活动,学生公共生活的匮乏容易造成学校公民教育的关系性存在缺失,致使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卷入对社会情绪的释放和个体话语冲突,消解社会团结合作的文化亲密性,因此,学校公民教育的困境也是一种情感困境,“交往理性”和“文化情感”共同建立了学生公共生活的良序格局,决定了学校公民教育的组织需求。

一、学生公共生活匮乏造成公民教育困境

学生公共生活空间往往局限于校园和互联网媒介的微公共空间,其空间的局限、公共事务关照方式的有限性以及年龄和学历的结构特点导致公共生活参与的匮乏,影响了学校的公民教育,使学校公民教育出现关系性存在缺失、公共性弱化和文化亲密性松散等困境。

1. 学生公共生活匮乏使公民教育的关系性存在缺失

公民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公民身份是在个体与他人的相互性关系中形成的,学生公共生活是形塑学生公民身份的“苗床”,当前,学校主要通过班级交往生活、师生协商对话、公共性制度管理来构建学生公共生活,但公民教育要求学生在生活中“做公民”,它不仅需要“师生围绕教育权益相关方的公共利益进行建设性的交往实践活动”^[1],还包含了学生对现代民主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公共精神的伸张和表达,有效的公民教育应与全域的社会公共空间形成有机联系。对此,学生公共生活的匮乏表现为

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公共生活空间的局限。当前,在学生的公共生活中,校园生活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班级生活是学生的主要生活样态,学校往往通过校园文化、品德教育、课堂教学等形式建构学生的公共生活规则,通过开展有限的生活教育活动践行学生在公共空间的生活范式。然而,校园作为学生公共生活的理想场域远远不够承载公民教育的全部价值,学生除了生活在校园公共生活的共同体中,还要由此拓展、提升到社会生存的广大环境中去,思考学生如何对社会成员助益,在社会生活共同体中赢得个体尊严和公共价值,而极为有限的学校社会化拓展活动还无法全部解决学生公共生活匮乏的问题,同时,学校公民教育的课堂标准常常是以结论性问题告终,但客观的社会生活却时常以无结论性问题告终,它恰恰是以更多问题的唤起为标志,这就是公民教育的意义所在,即“以无限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唤起学生成人的欲求”^[2]。二是学生对公共事务关照的方式有限,学校在引导学生关照公共事务时,表现为知识的传授、思想的接受与社会拓展中的知识践行,这与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知识应用、生命关怀和生活理想的建构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学生公共生活的参与超越了知识的授受,它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基于知识去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和社会理想,学校公民教育施加在学生公共生活之上的究竟是公民知识、技能等纯然的知识习得,还是以此激发学生开阔的社会视野、生活记忆和生命理想,是提供学生公民道德行为的实践“范本”重要,还是彰显公共生活中自由、平等、丰富、美好、健康等公共价值更重要,值得我

作者简介:高峰青(1982-),男,江苏无锡人,苏州大学血液和血管疾病诊疗药物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学生思想管理研究。

们深入探讨。

2. 互联网时代学生微公共空间意识和公共性的弱化

公民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简而言之,即学生在公共空间的存在如何从一个单纯的个体身份变为一个公民身份。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媒介公共空间,它除了具有传统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特征外,其“公共性”还表现为参与主体对象的大众化,参与行为的全球化,信息传播量大,交往互动非常频繁以及行为效果更具“世界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青年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学生为代表的网生代崛起为标志,但为什么学生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依然是匮乏的呢?媒介公共空间的构成除了媒介话语引导外,大众话语的交汇、碰撞是偶然的和被动的,学生群体自然有机会成为参与者、评论者甚至创造者,但他们的大多数是无序的。其一,学生的低学历和低年龄结构特点影响其网络的参与与表达,他们往往在参与媒介空间时精力有余而自控能力不足,涉事不深却表达欲望强烈,情绪化相对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化;其二,媒介空间的虚拟特点给予了学生参与的自由和便捷,也带来了许多参与问题,在“不受约束”的参与表达中带来了无序化;其三,学生的学校接受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容易导致学生在媒介空间参与中的无序化。当然,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媒介空间出现的多元文化冲突也是导致其参与无序化的原因之一。另外,公共生活具有普遍的伦理原则,即正当合法的公共事务关怀必须建立在对公共价值的认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争取中,这也是许多学生会困惑自己在互联网上追踪了那么多社会热点和社会话题,仍然不属于对公民责任的履行,其原因便是学生对社会化进程的不自觉卷入指向情绪的释放、个体话语的冲突,而“公民教育不可能在孤立的、自私自利的交往生活中完成”^[3],互联网作为基础广大、自愿结合的舆论汇集地,它没有门槛、没有界限、没有权威的泛自由化特征,反而弱化了学生的公共性。在有形的社会空间领域,学生尚且能以社会普遍伦理原则来约束自我言语和行为,而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共道德的力量却逐渐式微,学校公民教育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即学生公共生活参与的原子化、碎片化,其公共生活的匮乏在于他们即使身处社会公共事务之中,也没有增强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没有提高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微公共空间意识的弱化让学生个体丧失公共精神和公民品质,学生以私人情感来指涉公共事务,其公共生活是孤立的、无序的,无助于建构公民共同体、实现公共福祉。

3. 学生公共生活匮乏消解了公民教育的文化亲密性

学生公共生活参与是囊括社会公共空间和学生个体社会化的有序性、组织性活动,因此,它具备社会文化亲密性的基本属性,即以牺牲个人私密情感倾向来换取社会团结和集体的情感倾向。公共关系学专家何春晖教授曾指出,“公共生活中没有带有情绪的公民”^[4],构成公共生活的方式和路径必须是理性的,有理性才有人文关怀和包容,我们可以将文化亲密性看作公共生活的产物,它是“公共生活中某种文化特质所形成的社会性衔接,揭示了个体与国家、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的同盟、共谋关系”^[5],它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公共问题中的和谐共生地带。学校

公民教育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生活空间永远充满争议,公民教育依赖于文化亲密性去调和学生与他人、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这一角度来看,学校公民教育是将学生向着共同社会性进行校准的教育过程,促使学生对社会大众利益和公共责任产生本质的认同意识,促进学生对公共性的维护,学校公民教育如果无法提供学生相互介入、彼此认同的公共生活场域,那么,学生与社会大众共享的文化特征便无法得到确立,学生公共生活的匮乏使得文化亲密性的渗透和塑造失效,公民教育也就无从谈起。然而,从当前实际运作中的公共生活组织来看,其公共性匮乏已经影响了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使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遭遇破坏,“权力”超越“权利”的垂直型结构使得公共生活的组织呈现等级属性,弱化了学生参与所必需的“交往理性”,而“物化”逻辑代替人文关怀使得学生难以真正获得公民生活中的公民身份,使得学校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情感”被淡化。因此,学校公民教育的困境也是一种情感困境,即如何在学生松散的社会联系上打上文化亲密性的烙印。中国社会过去是“熟人社会”,现在是“生人社会”,尽可能多地构建学生有序公共生活是促使学生基于解释相同文化谱系达成社会共识与合作的重要方式,具有文化亲密性的个体成员在社会集体生活中约束力越高,其忠诚度和贡献力量就越强,“交往理性”和“文化情感”共同建立了公共生活的良序格局,它决定了学校公民教育必须以文化亲密性作为学生公共生活的组织需求之一。

二、学校公民教育对学生良序公共生活的构建

基于当代学生良序公共生活困乏的公民教育困境分析,学校公民教育应立足建构全域的社会公共空间,通过激活学生公民身份来解决学生个体话语表达与公共表达的冲突,并重视国家历史和儒家立场对学生文化情感的形塑功能。

1. 学生公共生活应与全域的社会公共空间形成有机联系

学生的公民身份是在学生个体与他人的相互性关系中形成的,公民教育要求学生在生活中“做公民”,有效的公民教育应与全域的社会公共空间形成有机联系。因此,学生公共生活的开启需包含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以学生校园生活为基本形式的公共生活参与。通过营造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氛围,保障学生在学校章程、议事规则、教学制度等各类主体权益参与、表达和决策的需求,形成学生的民主意识,以达成培养学生民主精神和公共生活参与能力的目的,帮助学生建立日常性的自治组织,倡导民主决策与共同管理,以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在自主自治的有序行使中锻炼和培育学生的公民精神,塑造学生的公民品质,使学生过一种团结合作自治的民主性校园生活,包括竞争性的学生干部选举、开放的学生会议召开、透明化的教育资源摄取等,在学校公共事务和学生个体权利争取中,保障学生不会被视作局外人,不会被边缘化。现代教育理念支撑下的公民教育要将理论层面的公共理性转化为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以学生主体平等地位的确证为前提,推动学校教育的社会性目标的达成。

二是校园作为学生公共生活的理想场域远远不够承载公民

教育的全部价值,学生需要超越校园“私己生活”,过渡到学校领域以外的“小社区”生活和“大社会”生活,公民教育承载着这一使命。社区生活对学生公民生活的培育意义不言而喻,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接受的是学校教育,而在社区生活中接受的是公共生活事件的影响和改造,对此,学校公民教育应鼓励学生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当中,借此培养学生作为公民身份的行动能力。而比社区生活广阔的是社会生活,学校公民教育的基本思路是为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作准备,其根本目的是培养社会公民,为此,学校公民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公民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既需要将其培养成为权利主体,也需要将其培养为责任主体,重要的途径便是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活动的设计以培养学生履行公民责任为宗旨。如果说学生校内公共生活是以民主管理和社团自治为主,那么学生校外公共生活则是以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为基本手段,它既包括服务和实践的外在显性部分,也包括思考、探索以及解决策略完善的隐性部分,即公民教育更需要完成的问题、解决的效果而不是表象,学校在组织学生参与公共生活时,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一次涉及公民教育的社区卫生活动不只是帮助社区清扫垃圾,更重要的是解决垃圾不落地的问题,很显然,垃圾袋装化只能起到收集的作用,教师应该提醒学生进入到新的探索领域,如垃圾桶颜色分类、可回收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分类、干湿分类在社区卫生、城市卫生中的可操作性等。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学生公共意识的开启和公共性品质的培育是将个人的聪明才智赋予公共理想,学生在公共领域的行动既是实践的问题,也是怎么实践的问题。当今,学校公民教育不缺乏程序化的公共生活参与渠道,教师应关注学生对公共事务关照的方式,主动超越公民教育的知识授受范围,不停留在学理考辨和道德点缀,而要身体力行地付诸对公共生活空间的优化诉求,这也是教育实效性的体现。

2. 学校公民教育应解决公共表达和个体话语表达的冲突

当代中国青年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学生为代表的网生代崛起为标志。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公共生活空间在扩大,但公共生活的无序性也在增加。学生要从一个单纯的个体身份变为一个公民身份,依靠的是对公共秩序的认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争取,盲目地参与社会热点、追踪社会话题并不等同于履行公民责任,这是大多数学生的误区,学生容易卷入社会情绪的释放和个体话语的冲突之中,互联网的泛自由化特征为学校公民教育带来了困境,即导致学生公共生活参与的原子化、碎片化,也无助于建构公民共同体。

对于公民教育而言,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是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公民权利的实现需要的是有序自由。当今社会,学生已经拥有了畅通的信息渠道,懂得运用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来维护个体利益。当前的的问题并不是学生有没有公民权利的问题,而是“怎样通过最广泛的公共性来矫正个人权利的正当性”^[6],即促使学生个人权利的实施合乎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规范。当前,学生更多地将社会公共话

题当作情绪的排出口,学校公民教育应帮助学生在有序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题之间找到“表达”的位置。例如,将个人话语转化为公共话语,在公共语用环境下选择个人话语,这种具体性的、针对性强的、实用性高的学习需求并没有在公民教育中得到体现,针对学生公共生活中个人话语资源的选择、修辞化等技巧性教育内容被广大教师忽略了。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公共话语表达的角色身份,因为身份是表达者传递话语信息和接受者理解话语信息时各自依托的一个“角色”,对话是在特定的角色身份上建立并产生话语意义的,学校公民教育需要在学生公共生活中激活其公民身份,以促使其个体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化,让对话的过程变成公民与公民的对话而非学生与公民的对话,导向公共话题的理解和表达、公共问题的包容和解决思考,它往往包括淡化个体身份、激活公民身份以及利用被激活的公民身份参与交流等几个核心步骤。

“公共话题”是“社会和语言社群关注度集中的表达中心”^[7],学生参与公共生活即进入了大众传播场域,“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等话语形式和行为时时刻刻都在揭示着话语者的表达属性,学校公民教育应让学生明白,公共生活中的话语表达属于公共表达,公共表达的核心要义是围绕公共话题中的公共利益交换意见,“公民”“公众”“大众”是公共表达的唯一对象,话语利益的相关者必须指向公民、公众、大众等社群或组织,学校公民教育要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话语维护其主体性的在场尊严,以此证明公共生活中“我”的存在,通过开放个人话语自由度,强调个人话语的修辞特性进入关于公共话题的主体化理解,让社会公众生活的表达方式更具包容性和可接受性。“公共话题”社会关注度高,表达者往往小心谨慎,学校公民教育在引导学生参与“公共话题”时需要警醒其被公共话语向度捆绑而导致个体生命的思想空间被他者占领,公民教育只有清楚地确立公共性话语与非公共性话语的区别,才能解决学生个体话语表达和公共表达的冲突。

3. 重视公民教育中国家历史和儒家立场的公共生活经验

公共生活是牺牲个人私密情感向来换取社会团结和合作的集体情感倾向,其构成方式和路径必须具备人文关怀和社会包容,文化亲密性作为公共生活的产物,揭示了个体与国家、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的同盟、共谋关系,学校公民教育要以文化亲密性作为学生公共生活的组织需求之一,去调和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矛盾。对此,教师要重视国家历史和儒家公共生活经验对学生文化情感的形塑,它能回答许多在中国民主社会建设前中期难以处理的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理论的冲击由来已久,使得许多教师面临着社会制度差异和文化冲突带来的隔阂,影响学生对公民教育的理解和认同。此类问题如果运用现代学术思想去解决则会出现更多的争议,但放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中去则会迎刃而解。从尧舜时代起,中国文明的政治共同体便是以多层次、多中心展开的邦国公共生活,“形成了全国几百个诸侯、几百个邦国结构的公共生活空间”^[8],而中国古代的“公民”即为“君子”,被赞赏为“君子”的人,他们对社会的主要贡献就是参与公共事务,西方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经

济体制中构建了他们的公民文化,而中华文化从源头起就已经萌生了休戚与共的社会治理理念,以君子领导公共生活,以礼乐思想作为公共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不仅如此,还按照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来划分社会身份,如君子、士和庶民。可见,通过继接传统,教师能有效摆脱中西公民社会土壤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分歧,基于文化情感去融通社会发展过渡中各文化横向之间缺少连接的部分,让学生理解中国公共生活缘起、进程的特殊性,因为国家历史导向的是学生最深层和最持久的爱国情感。学校在实施公民教育时,立足国家历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可以更为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文化情感。

除此之外,我国儒家文化历史“仁义内外”的根本立场也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儒家伦理中“仁义”的模式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民众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关联,包含民众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与经济脉络的调和,它强调“不张扬于形式,以天地万物融合”^[9],它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心灵,使仁爱走向普世价值,也使仁义成为民众基本的文化情感。社会的发展并不影响人持续的精神追求,从这一意义上看,儒家立场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如果得到合理利用,则学校公民教育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仁义内外”是道德情操发生的两个不同领域,即当今所说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内在生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规则用“仁”和“义”两个字便简单地概括了,中国公民教育不仅有完整的理论构成,还有精简易懂的文化精神,因此,学校对公民教育的传播和开展除了制度化渠道外仍大有可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约束力相较西方公民文化的社会契约或“理性经济人”理论更能促进学生社会情感、社

会共识和合作的达成。

参考文献:

- [1]刘铁芳.学生何以进入公共生活之中——基于学生视角的学校公共生活建构[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3(1):17-26.
- [2]李水弟.道德困境: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反思[J].求实,2013,(1):35-39.
- [3]程倩.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信与创新——兼评《公共生活的发生》[J].学海,2015(4):133-140.
- [4]邹兴毅.公共生活的衰落与重建——理查德·桑内特公共生活理论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5.
- [5]刘铁芳,曹婧.学校公共生活中的教师:教师作为公民实践的范型[J].教师教育研究,2013(2):1-7.
- [6]林尚立.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责任建构民主[J].社会,2006,(3):1-23+205.
- [7]刘铁芳.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与公民教育的拓展:基于活动的视角[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1-11.
- [8]叶飞.从“控制”走向“治理”——基于“治理”理念的学校公共生活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3):40-45.
- [9]谭登梅.大学生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与途径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血液和血管疾病诊疗药物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邮编 210123

Lack of Modern Students' Well-Ordered Public Life and the Construction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s' Civic Education

GAO Feng-q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Blood and Vascular Diseases and Medicines,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Public life is a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for citizens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public sphere to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public affairs and public morality. The lack of students' public life is likely to lead to the lack of relationship in schools' civic education, the weakening of students' micro-public space consciousness and publicity in the Internet age, and the removal of cultural intimacy of civic education. Schools' civic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public space, so that students' public life will be organically linked with the global social public space. Schools should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public expression and individual discourse expression by activating the student citizenship, pay attention to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cultural emotions through public life experience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Confucianism, and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social emotions and social consensus.

Key words: civic education; public life of students; social life; cultural intimacy